

桃李無言 王維潔成大醫圖畫展

王維潔/建築系

醫學院李副院長益謙博士邀請我在醫圖舉辦畫展，甚感李博士之盛情。當我聯想到杏林時，「桃李無言」這句成語不斷地浮現在腦海，或許是因為杏、桃、李姿態太美，又生著類似的花兒及美味的果實的緣故，在意象上彼此相疊。以此借題，又恰能說明我對「如何看藝術」的觀點，乃將我對鑑賞藝術的簡單觀點化為文字，以此為題，與諸君分享。向來我撰寫畫作相關文章時，或稱「畫者」以代主詞——「我」，這一點先向讀者說明。

「桃李無言，下自成蹊」，典故出自漢書李廣傳：李將軍驍勇善戰，品性高潔，故去之後，士大夫為其誠信所感，至墳上哀弔致意的人不絕於途，「蹊」是徑道之意。後人以桃李之美好華實，雖不發聲招徠，人們卻爭先賞花拾果，為樹下自然地走出一條小徑來。說明具有德性之人、物，從不為自己吹噓，就能以金相玉質潛移默化人心。同樣地，一幅好畫，本身不需要做太多說明，因為作品就是一獨一無二的存在，能夠散發出感人的力量，召喚著所有敏銳的心靈。

然而多年來，畫者觀察在世界各個美術館裡流連忘返的人們，常常發現許多人站在畫前，卻花去最多的時間，低著頭看著畫作的說明資料：畫名、主題、年代、素材。甚至有些人手裡拿著藝術史的教科書，狠狠地對



照資料卡上的用字，如果恰好碰上了書上的術語，便喃喃自語重複此一字眼，彷彿他已滿足了此文字之有限的描述，對於就在眼前的畫作，反而只是走馬看花就過去，就這麼結束了這一回的參觀。甚感今日觀畫之人，多有此一本末倒置之現象。而能夠靜靜地看著畫作，直接讓畫作撞擊心靈的人卻是少之又少。

任何一件藝術品，都是一種獨立的表達方式，有時候，它甚至像一團謎一般，根本沒有其他的媒介可以說明。舉個例子，好比一首詩，如果被譯為散文才能被看懂它的美感，這首詩的存在意義即變得十分薄弱，甚至為何不一開始就寫成散文呢？因此，惟有此藝術品本身直接說明它自己，否則企圖以語言文字或口語表達能夠獲致更深的意義，恐怕只是徒勞無功。旁白或是文字說明，反而形成了一道高牆，阻隔了觀眾對藝術品真正的了解。好的藝術是無法被翻譯的，不論是繪畫、文學、音樂…皆如此。

桃李無言——王維賢成大醫圖畫展

正是創作者發現此一藝術是可以表達內心的唯一方法，才有此一作品的產生。翻譯和旁白解釋充其量只是輔助設施，幫助觀賞者容易進入藝術欣賞的範疇，卻未能保證真正看懂藝術品。因此，面對著廣大的群眾，藝術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默默地指指著他的創作，一如桃李，無法發一言一語來作解釋。

瑞典導演柏格曼的電影——「第七封印」中，有一幕令畫者印象深刻，那是在一片蒼涼的蕭瑟大地之中，由遠處而來的騎士看見了一伏屈在地面的武士，他令侍者前去問道於武士。不多時，侍者返回。

騎士：他為你指路了嗎？

侍者：不盡然

騎士：他說了什麼？

侍者：什麼都沒說。

騎士：他啞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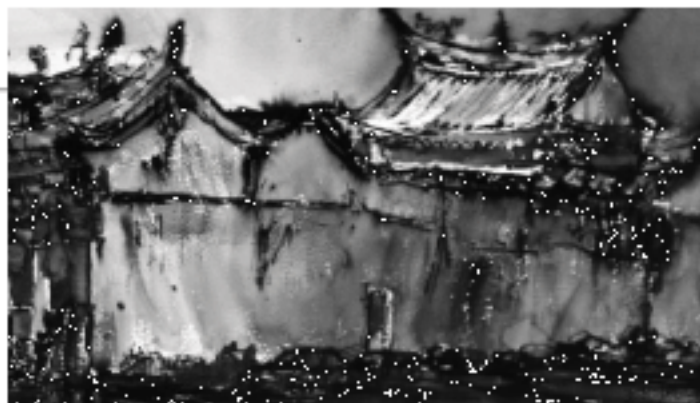
侍者：不，先生，我並沒有這麼說。

相反地，他說了相當多的話。

鏡頭一轉，我們知道武士早已氣絕多時。此段耐人尋味的對話，給畫

者很大的啟發。往往無聲的言語，卻最有力量。藝術正是如此，它無法說話，卻給予觀賞者直接的心靈悸動，觸發觀賞者對自我的理解，因此它彷彿一沉默的先知，以暗喻的方式洩露了生命密碼，又如修道院中的寧靜，卻蘊含了上主的真理。

在畫者近期所舉辦的畫展中，也總有不少觀賞者追問畫者某畫想表現的是什麼？畫題的意義又是什麼？再以畫者的回答作為能不能看懂這幅畫的準則。甚至有些觀賞者揣摩畫者當時作畫的心境，並企圖在自己內心再現畫者作畫之心境。若是兩者體驗貼近，便沾沾自喜，認為「我看得懂這幅畫」，並此畫的藝術價值高，而若是兩者經驗相去太遠，觀賞者便若有所失，或頹然以為同藝術絕緣。以畫者的創作意念與觀賞者再現的情感是否一致，來判定藝術品的成功與否，似乎是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之事。實則不然，因為不但死去的藝術家已無法說明創作歷程，即使尚且健在的畫家能夠作創作經驗的說明，皆無法真正解釋畫作本身。例如某人曾經歷過幾乎喪命的海難，他將這個痛苦的經驗畫下來，但看到此畫的人，可能興起一股人定勝天的情緒，而非聯想到作畫者的垂死處境。雖然創作者的作畫經驗與觀賞者的再現經驗並不一致，但這不意味著作品不成功，或是此



一觀畫者的品味不佳。論及畫題的命名，就是更枝微末節的小事了。畫者認為畫題只是個辨識記號，就像是阿拉伯數字的序列，目的只是幫助觀賞者與別人溝通，對於藝術本身的理解，沒有任何意義。以畫者個人的經驗，常常是為了開畫展時才臨畫起意命名，甚至畫題與畫之內容實在遙遙不干，只是為了表達某種情境罷了，觀畫者又怎麼拘泥於畫題而限制了與畫作的真正溝通呢？

至於根據藝術品是否能夠引發觀賞者內心的快感，以及所引發的快感強度，來判斷藝術品的高下，也是偏頗的觀點。因為每個人心中感情的共鳴強弱不一，各有一把量尺，難以客觀量化各人感受，也因此無法據此判定藝術之美惡。更何況，難道能夠引發觀賞者特殊情感的即是藝術品嗎？多年前，曾有人以行動藝術之名，在美術館大門外頭的廣場公然排泄，引發觀賞者作噁之感，難道這些排泄物是藝術品嗎？另外，以美學評論家劉文潭先生所舉的有趣例子，例如一張讓您聯想到不愉快看診經驗的牙科座椅、一張少算了許多錢的帳單，都能讓人內心感到振動或是快感，而我們卻不能將

座椅及帳單視為藝術品。因之，藝術品是否能引起心靈的振動，並不足以作為藝術高下判定的標準。

在美學的辯證上，如何作藝術評論已有廣泛的討論。以劉文潭先生所談及的五種美學的先決假定：「寫實主義的先決假定」、「感情主義的先決假定」、「表現主義的先決假定」、「超越主義的先決假定」、「結構主義的先決假定」，各有其擁護者，然各有其侷限。在此並不贅述，讀者若有興趣，可參閱劉文潭先生的書籍。



過度表現的藝術品，往往淪為政治宣傳或是廣告，儘管大家都能夠看懂它的訴求，反而美感俱失。畫者所推崇的俄國導演塔考夫斯基(Tarkovsky)，不斷地勉勵藝術家要以極其含蓄的方式表達藝術，否則藝術品就只是政治工具。因為好的藝術是含蓄的，無言的，所以反而具有多重的意涵，能夠對不同的靈魂說話。對不同的靈魂而言，能夠看到的暗示不同；能夠體會到的況味不同；能夠被感動的層次不同。是以即使兩個看到同一幅畫，都被深深感動的人，他們彼此之間感受的程度還是不同，因此難以達到真正互相分享的境界。畫者

桃李無言——王維潔成大醫圖書展

以為人要有偉大的心靈才能看懂一本偉大的書。因為每個人的「知」(knowing)都是非常個人的，「知」的能力與此人過去的背景及直覺活動力的強弱有關，因此只能根據自己的內力來體會一本書。同樣的道理，欣賞畫同閱讀一樣，都是非常個人的行為，每一幅畫都是在封閉的內在之中，與個人的靈魂作溝通，形成藝術與個體之間一對一的小世界。它呼喚著獨一無二的心靈，得到的「知」實為建立在個人背景上的複雜心理活動。因此，群眾喜歡交換看畫心得，雖有其分享的樂趣存在，卻無實質上的必要。

今日太多的觀賞者著重於畫作的知識，而忽略了心靈直觀的重要，甚是可惜，知識雖然可以增進對畫作的理解，但絕不能取代一顆敏銳的心所能體會的藝術內涵。評鑑藝術的方法種類雖多，卻不要輕忽心靈的直截感

受。實不需要去檢視自己所看到的與他人是否相同，亦不需害怕您所看到的不同於畫者的創作意圖。因為藝術最根本的存在意義，乃是幫助創作者及觀眾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，與自己做溝通，而不是要去證明些什麼。

值洋溢著杏林芬芳的醫學院舉辦畫展，畫者忝然地表達對藝術的淺見，希望有機會來到醫圖看畫的觀眾，能夠感受到畫者想要表達的言外之意。那些無聲的言語，真正的意義是讓觀賞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，而絕非要觀眾知道畫者到底在畫什麼。並希望任何一次您的賞畫，能夠形成畫與您之間，雖無言卻滔滔不盡的心靈活動。

畫者的朋友，書法家陳世憲老師，為本次畫展海報揮毫「桃李無言」四字。他會心地以一個大大張開卻緊閉的「口」字，來說明畫者心中所想之事，甚是吻合畫者心意，感謝他傳神的表達。

順以此文，向醫學院李益謙博士、醫圖蘇淑華主任，及謝鈴臻秘書給予大力協助，予以致上謝意。

